群經平議

德清俞樾

禮記二

其神句芒月令

注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　正義曰此之言據死後享祭之時不論生存之日故云其神句芒句芒言其神則太皞亦神也太皞言帝則句芒當云臣互而相通

樾謹按正義所說非古義也國語魯語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又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

爲神社稷之守者爲公侯皆屬於王者然則神之名不必據死後而稱之也太嗥言其帝句芒言其神皆是生存之號鄭注謂是蒼精之君木官之臣以君釋帝以臣釋神正得古義詩皇矣篇毛傳致其社稷羣神釋文曰本或作羣臣是神猶臣也正義屑屑分別反失之矣

其器疏以達

注曰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　正義曰刻鏤爲文使文理麤疏直而通達也

樾謹按注中刻鏤字即釋經文疏字明堂位篇殷以

疏匀注曰疏通刻其頭儀禮有司徹篇覆二疏匕于其上注曰疏匕匕柄有刻飾者蓋其義也正義不知刻鏤卽爲疏而又以文理爲疏增成之殊失注意

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注曰更猶易也　正義曰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故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有也

犧謹按如此則文不成義甚矣給非也更皮幣三字當自爲句周官女御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注曰杜子春讀梗爲更元謂梗御未至也此文更字卽招梗禬禳之梗與杜讀合正義引蔡氏云此祀不用犧牲

者祈不用犧牲謂祈禱小祀也然則祀謂祈禱更謂

梗禦其事相近凡有祈禱之事不用犧牲而用圭璧

若梗禦之事則止用皮幣而已以其事尤輕也當讀

云祀句不用犧牲用圭璧更句皮幣則得其義矣

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注曰鞠衣黃桑之服　正義曰鄭注內司服云鞠衣

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菊者草名花色黃

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衣黃也

檝謹按周官內司服賈公彥疏云鞠塵不爲麴字者

古通用是鞠塵之鞠當讀爲麴齊民要術說作女麴

如作麥麴法以青蒿上下奄之置牀上三七二十一日開看徧有黃衣則止三七日無衣乃停要須衣徧乃止然則麴塵者即謂麴上黃衣也呂氏春秋季春紀高注曰衣黃如菊花故謂之菊衣此別是一說與鄭義異釋文曰鞠居六反如菊華也又去六反如麴塵分晰甚明而正義乃合而一之旣用鄭君鞠塵之義又引麴有黃華爲說遂失甚矣

角齒羽箭幹

正義曰熊氏云各以類相從金鐵爲一庫皮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

義或然

樾謹按羽與箭幹非同類之物也周禮地官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二職相連則角齒羽三者自當其爲一庫賈公彥疏曰此羽人所徵羽者當入於鍾氏染以爲后之車飾及旌旗之屬也是羽之爲用甚廣非獨供矢人之用何見其必與箭幹同庫乎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注曰此難難陰氣也

樾謹按月令三難惟季冬之難爲難陰氣若季春及

仲秋則皆難陽氣也此在記者自有明文不容臆說

仲秋曰天子乃難以達秋氣秋氣者陰氣也以達秋

氣則其所難者為陽氣可知矣此云以畢春氣春氣

者陽氣也以畢春氣則其所難者為陽氣亦可知矣

夫季春之難以畢春氣猶季冬之難以送寒氣也送

之畢之皆欲其氣之去也鄭以季春之難為難陰氣

則當如仲秋之例曰以達春氣於義方合不當言畢

也若畢春氣為難陰氣豈送寒氣為難陽氣乎鄭又

引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是則因

春氣太盛攘而去之禮文甚明而鄭顧以為難陰氣

直誤以春氣爲陰氣矣

賛傑俊

注曰賛猶出也　正義曰賛是賛佐之義故云出

櫆謹按賛佐之義與出絶遠古書訓賛爲出者他無所見鄭義非也賛從兟爲意說文先部兟進也故賛亦有進義師古注漢書東方朔傳孔光傳竝曰賛進也賛傑俊之賛當訓爲進下句遂賢良注曰遂猶進也賛與遂文異義同

調竽笙篪簧

正義曰簧者竽笙之名也　阮氏校勘記曰段玉裁

云名當作舌

樾謹按簧是竽笙之舌則已包於竽笙中矣何必言竽笙又言簧乎簧葢自成一樂器竽笙不能無簧而簧不必定施於竽笙一切經音義卷八引古史考曰女媧作簧其後隨作竽三十六管是簧固先竽而有矣釋名釋樂器曰簧横也於管頭横施於中也此言竽笙之簧也又曰以竹鐵作於口横鼓之亦是也此則自成樂器不施於竽笙矣詩鹿鳴篇吹笙鼓簧鄭所謂於口横鼓之者故吹笙與鼓簧各爲一事猶鼓瑟與吹笙各爲一事也此文謂竽笙笙簧呂氏春秋

仲夏紀作調竽笙壎篪蓋由學者不知篪之自爲一器疑言竽笙不當復言篪又習見壎篪之文故妄改之耳非呂氏之舊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

注曰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雹

樾謹按鄭注未釋凍字凍當讀爲涷爾雅釋天暴雨謂之涷郭注曰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涷雨離騷云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是也涷音東西之東然則雹凍者雹與暴雨也夏日暴雨往往與雹俱至故竝言之字不作涷而作凍者古字通也隸釋張納

功德碑卹瀸涷餒此叚涷爲凍也文選思元賦凍雨沛其灑塗此叚凍爲涷也古文與同之字例得叚借字可爲凍讀當從涷釋文音丁貢反失之矣

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注曰潤溽謂塗溼也　正義曰土既潤溽又大雨應時行也

樾謹按鄭所據本無暑字故但釋潤溽之義而不及暑字下文注曰土潤溽膏澤易行也是鄭本無暑字之明證也正義言土既潤溽又大雨應時行是孔氏所據本亦無暑字矣周書時訓篇有暑字且曰土

闕不得暑氣不應物則潤得一字不連讀與鄭義異然土闕不得暑文義殊爲不安疑周書原文亦作土潤得其下則去土不潤得氣不應物今本乃傳寫之誤不足據也

其日戊己

繼謹按月令於四時各舉其日夫木火金水各王一時故繫乎其日哉蓋因中央土而設也土無定位寄王四時凡一歲之中所有戊日己日皆土所寄王之日天子居太廟太室以應之四時皆然記人因文無可繫故特繫之夏秋之交以其爲四時之中也合四

時計之孟仲季三月以九十日為率則戊日九己日九其大較也總計得七十二日為土所寄王之日而五行之氣無偏勝矣此所以於中央土特著其日戊己之文也中央土既特著其日戊己之文故於四時亦各舉其日以配之學者不知其日戊己為土所寄王之日記有明文而但見其文次季夏之月之後因推之於春於秋於冬謂土之寄王皆在四季之末謬矣余有說存集中撮其大略如此

文穊有恆

樾謹按恆當作常此由學者不知常是本字誤以為

漢人避文帝諱所改如恆山作常山之例遂改正之而轉失其本字矣文繡有常與上文裳字下文長字量字常字爲韵今常誤作恆而下文度有短長句又誤作長短則皆失其韵矣呂氏春秋仲秋紀皆不誤可據以訂正

量小大

阮氏校勘記曰惠棟校宋本同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石經同閩監毛本小大二字倒衞氏集說同樾謹按衞湜本是也上文云制有小大度有短長則小字當在大字之前以下句短字在長字之前小大

短長各相當也此文云量大小視長短則大字當在小字之前以下句長字在短字之前大小長短亦各相當也乃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作小大則涉上文制有小大而誤猶上文度有短長涉此文視長短而誤作長短也度有短長句有呂氏春秋可據以訂正至此文則呂氏春秋亦作量小大矣然孔氏正義曰量小大者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也先釋大字後釋小字是孔所據本正作大小不作小大而所述經文云量小大此必後人據已誤之經文改之也閩監毛本固不可據然此句實當從之阮氏反

以爲倒誤矣

易關市

注曰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　正義曰關市之虛輕其賦稅不爲節礙是易關市也

樾謹按孔氏蓋讀易爲平易之易然非輕稅之意也易當讀爲弛爾雅釋詁弛易也是易與弛聲近義通管子大匡篇桓公乃輕稅弛關市之征此言易關市猶彼言弛關市故鄭以輕稅說之也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注曰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爲也　正義曰

是察阿黨者謂賞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下
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
繼謹按決獄訟必端平見于孟秋之月斬殺必當毋
或枉橈見于仲秋之月已不啻三令五申矣至季秋
之月云乃趣獄刑毋留有罪然則凡獄事皆決矣何
待孟冬之月始察獄吏之阿黨乎注義非也今按此
文本連上文為一節鄭失其讀故失其義今正其讀
曰命太史釁龜筴句占兆審卦句吉凶是察句阿黨
則罪句無有掩蔽句盡此一節皆命太史之辭也兆
即大卜所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

頌皆千有二百者也邦卜大卜所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者也占之審之皆所以求吉凶也故繼之曰吉凶是察也阿黨則罪者古卜筮之法必用三人若雷同附和則罪之也無有掩蔽者懼其有所隱諱不以實告故又以此戒之也呂氏春秋作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此必經後人增益非呂氏之舊然云阿上亂法者則罪之可見古讀固於罪字絕句矣

以固而閉地氣沮泄

注曰而猶女也

樾謹按此本作以閉天閉地句陽氣且泄句呂氏春秋音律篇曰黄鍾之月土事無作愼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是其證也師古注漢書楊雄傳曰固閉也然則固天閉地文義正一律因天字而字篆文相似故天誤作而傳寫又奪陽字遂以地字屬下讀而文義不可通矣呂氏春秋仲冬紀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此必後人據已誤之月令改之也呂氏原文當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天閉地發蓋藏起大衆陽氣且泄如此乃與音律篇合幸後人所改者止仲冬紀而於音

律篇固未及改尚得考見其舊耳至沮泄之爲且泄則古本月令皆然釋文不爲沮字作音可見矣

祝聲三　曾子問

注曰聲噫歆警神也　正義曰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按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

檖謹按儀禮既夕篇聲三　鄭注曰聲三三有聲存神也舊說以爲聲噫興也又　上虞禮記聲三注曰聲者

噫歆也歆與與字異而聲同賈疏于既夕篇曰按曾
子問亦云祝聲三鄭云警神也即此存神也云舊說
以爲聲噫與者鄭注曾子問云聲噫歆亦是舊說也
然則此注當以噫歆爲何警神也爲何孔氏不得其
讀而以歆警連文殊非鄭義矣又按孔氏既以歆警
連文乃其釋經文則標祝聲至敢告五字而曰聲謂
噫歆之聲三又似不誤者蓋正義非一人之書孔穎
達序云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
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大學博士
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閤祭酒臣

范義頵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共量定然則此以意歆連讀者與儀禮疏合必賈公彥所量定者矣

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

樾謹按此句之義在而后兩字壻弗取而后嫁之可知壻取則即歸是壻矣下文曰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蓋亦女弗許而後娶非謂三年喪畢女必別嫁壻必別娶也男女妃匹之際情事萬變聖人緣情制禮不敢繩以一律況三年之久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久要不忘之義豈可概責之中人以下者哉與其强合於始而不能善保其終固不如各從其便

也此節兩曰禮也自有精義其上文曰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蓋論禮之正也若論其變則固有女氏許諾而即嫁之者矣聖人所不禁也此文曰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蓋論禮之變也若論其正則壻當仍娶此女女當仍嫁此壻而聖人不敢質言也何也古人自納采問名以至于請期而成昏禮相距初不甚遠非如今人議昏於襁褓之中受幣於髫齔之歲也故因遭喪而待至三年已爲曠日持久情隨事遷不可概論矣聖人制禮所以委曲如此儒者不達古今之變故不得制禮之意正義於壻弗取而后嫁之不

置一詞蓋疑之也至陳澔集說竟云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後此女嫁於他族禮也則大謬矣夫女旣未嫁女之父母又使人來請壻何必固執前說而不取乎誠如是也遭喪之後此女萬無復歸是壻之理則當壻家致命之後便可別嫁必待壻免喪而請之轉爲多事矣此鄉曲無識者所不爲曾謂聖人制禮而有是乎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

注曰以其有終身之憂　正義曰曾子又疑云聖人制變受之期情禮之殺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是不

許人子有不除之喪若遇子除君服後乃有殷祭之事如喪久不葬者此則可解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之事便是其爲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之事此於禮許得可乎

檖謹按此節之義鄭孔各殊鄭意此節不與上文相屬推曾子之意以爲人子有終身之憂卽當有終身之服故發此問乃賢者過之之事也孔穎達則與上文合爲一節勿除可乎疑其不可也此與鄭注逈異故止釋經文而於鄭注不釋一字也據下文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

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然則此節之義自當從鄭注爲得何也如正義所說則曾子之意主乎除者也孔子當曰非弗能除也嫌其過於制也方與問意相對今乃曰非弗能勿除也嫌其過於制也則可見曾子之意主乎勿除矣鄭注曰言制禮以爲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此卽賢者俯而就之之意正義標非弗至制也五字而釋之曰勿猶不也言今月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也爲此不除正是嫌其過於先王之禮制也夫經文明言非弗能勿除而正義乃云非是不能除改則易經文爲非弗能除矣其爲遷錯

顯然可見孔氏誤解此經蓋由過時不祭一語不知此篇之例每以輕重相形上文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鄭注曰重喻輕也正義曰據重者尚廢以明輕者廢可知也故云重喻輕也此云過時不祭禮也兩文正同彼是重喻輕此乃輕喻重蓋以君子無過時之祭明君子無過時之服也文義易曉故鄭無注孔氏牽合上文爲說反糾繚而難明矣且上文曰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是適子於除君服後未嘗不補行祥祭也不得云過時不祭也若支子不得追祭則自因

適子已行祥祭之故而非以過時之故也過時不祭之言與曾子問意全不相當可知孔解之謬矣

既明反而后行

正義曰既待日食光明反迴而後引柩行

樾謹按既當讀爲暨小爾雅廣言曰暨及也暨明反而后行者及明反而后行也周官嗣胥既比則讀灋注曰故書既爲暨杜子春讀暨爲既是既與暨古字通用

其有不安節　文王世子

注曰節謂居處故事

樾謹按鄭注未得節字之義節之言適也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節與適同義呂氏春秋重已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然則節亦猶適也其有不安節者其有不安適也訓爲居處故事於義轉迂矣

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

正義曰俗本皆云著於君臣之義而定本無著字義亦通

樾謹按無著字義不可通矣疑本云定本無於字傳寫誤耳

一有元良

注曰元大也良善也

樾謹按詩桑柔篇鄭箋云善猶大也是大與善義通元訓大故亦訓善王制篇天子之元士鄭注曰元善也然則元良一也注分爲二義似轉失之

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正義曰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此經先云餕者以餕爲重與重者從後以微先逆言之故云其登餕獻受爵也

樾謹按鄭注儀禮特牲饋食篇曰使嗣子飲奠者將

傳重累之是受爵之事亦非所輕且據特牲篇嗣子與長兄弟爲上下兩養是餕不止嗣子一人而受爵則止嗣子一人受爵視餕尤重矣安得反云以餕爲重乎此經先言餕者蓋古人自有倒言之例周官大宗伯職曰以肆獻祼享先王若以次第而言則祼最在先獻次之肆又次之也大祝職曰隋釁逆牲逆尸若以次第而言則逆尸最在先逆牲次之隋釁又次之也此皆倒言之也餕獻受爵等亦猶此正義曲爲之說反失之矣

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於甸人

注曰告讀爲鞠讀書用法曰鞠

樾謹按告當讀爲造古字通用列子楊朱篇密造鄧析而謀之釋文曰造本作告是其例也小爾雅廣詁曰造適也造于何人者適于何人也周官掌囚曰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可證此文造字之義因叚告爲造其義不顯鄭知告之爲叚字而不能得其本字乃讀爲鞠是時已將用法矣豈尚待讀書乎

退脩之以孝養也

注曰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禮獻畢而樂闋

正義曰謂三老五更入而卽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
酌醴獻之以脩行孝養之道
樾謹按脩當讀爲羞說文丑部羞進獻也鄭以獻之
解脩之可知脩之猶羞之矣上文曰適饌省醴養老
之珍具正義曰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幷省
視養老之珍具至此則遂奉而進之以明孝養之道
故曰退脩之以孝養也退脩之三字爲句謂退至陳
饌之處脩之卽羞此醴與珍具也據儀禮凡獻賓必
薦脯醢此既獻醴則珍具亦當並薦鄭但云獻之以
醴者以醴爲主故文不具耳孔氏不知脩爲羞之叚

字而解爲脩行與鄭義不合若從孔解則鄭君不當於脩之斷句矣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

正義曰記事謂聖人親行養老之禮記序前代之事也

樾謹按此言聖人自行之事非言其記序前代之事也記當讀爲紀釋名釋典藝曰記紀也釋言語曰紀記也是二字義通國語周語紀農協功韋注曰紀猶綜理也聖人之紀事猶言聖人之理事下文慮之以大愛之以敬數語正見其綜理之微密也

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　禮運

注曰埶埶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　正義曰若爲君而不用上謹於禮以下五事者雖在富貴埶位而衆人必以爲禍惡共以罪黜退之

樾謹按如正義之說則當云衆以爲殃而去之於文方明不當既云在埶者去乃始云衆以爲殃也正義所說殆失之矣蓋如有不由此者所包甚廣在埶位者而不由此固當黜去之若衆人不在埶位者而不由此則無位可去矣然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未有不裁及其身者也故曰衆以爲殃言不在埶位之衆

人亦以此爲禍患也

其燔黍捭豚

樾謹按捭者[冎卑]之叚字說文冎部[冎卑]別也從冎卑聲讀若罷其字亦或作擺文選西京賦置互擺牲薛綜注曰互所以挂肉擺謂破磔縣之此可證捭豚之義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燔黍食稗而焷豚以相饗即用禮記之文而其字作焷者葢因燔字從火遂并焷字而亦誤從火古書中往往有此尚書堯典篇在璿機玉衡機字本從木因璿字從玉而亦誤從玉爾雅釋詁簡箌大也箌字本從艸因簡字從竹而亦誤

從竹卽其例也玉篇火部㷗煥也廣雅釋器曰㷗謂之焦則因字形之誤而遂滋異說未可據以說經也

是天子之事守也

注曰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　正義曰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所當保守勿使有失

樾謹按正義以是天子之事爲句守也爲句文不成義矣此當以事守二字連文說文史部事職也事守猶言職守謂是天子之職守也

處其所存禮之序也

注曰存察也　正義曰言聖王能處其人所觀察之事以爲政則禮得次序也

樾謹按古人之辭凡審度其事謂之處文十八年左傳曰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呂氏春秋有始覽曰察其情處其形淮南子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並其壁也處其所存謂審度其所存者鄭不知處有審度之義而反訓存爲察于是文義之平易者變而迂曲矣

非意之也

注曰意心所無慮也　正義曰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無慮即慮無也宣十二年左傳云前茅慮無是

備慮無形之處一云心所無慮謂心無所思慮

樾謹按正義解無慮二字甚爲迂曲孔氏亦有所未安故又出一說然注云心所無慮不云心無所慮是後說亦非也注文無字疑譕字之誤譕卽謨之異文集韵曰謨古文譕是也心所譕慮猶云心所謀慮儀禮大射儀注曰志意所擬度也與此句法正同正義曲爲之說非是

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

注曰淰之言閃也　正義曰讀淰爲閃者淰是水中之形狀故字從水閃是忽有忽無故字　門中人也

人在門或見或不見

樾謹按鄭讀淰爲閃是求得其本字也說文走部趛低頭疾行也字或變作⿺走念玉篇走部⿺走念疾行也⿺走念與趛實一字淦與淰並從今得聲故從金者或變而從念耳⿺走念卽魚鮪不淰之本字因其字從走與魚鮪不合故變用從水之淰耳

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

注曰獝狘飛走之貌也

錢氏大昕經史答問曰獝爲鳥飛不應從犬犬部釋文獝本作矞周禮大司樂注引此文亦作矞俗本從犬

者誤也說文走部有趫字訓狂走卽鳥不馴之馴

樾謹按玉篇羽部䎃音聿飛貌此鳥不馴之本字也

䎃趫訓狂走故字從走此爲鳥飛則不得從走因變

而從羽文字所以孳乳寖多也玉篇羽部又有䎃字

許出切䎃字許月切並曰飛走貌卽用鄭君注義疑

下句狘字有作䎃者並有誤作羽旁戊者文選江賦

曰䍐翻䟽風鼓翅翻䎃以翻䎃連文益卽本之禮記

然則今本兩字並從犬古本兩字或並從羽矣鄭君

所謂傳書世異於此益信學者通其意正不必泥其

文也

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樾謹按曰猶於也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而爰粵于三字又訓於是曰於義同其降曰命卽其降於命言其降於敎命者皆其法於天者也上句用曰字下句用於字古人多有此文法尚書洪範篇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曰爰互用卽其例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

正義曰皇氏云事大積焉而不苑者既用順爲常事無苑滯事大者天子事也雖復萬機輻湊而應之有

次序不使莬積也

樾謹按如正義所說則當云大事不當云事大也故事大三字當連上文讀其文曰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乃申說是謂大順之義言其爲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故其事至大也

細行而不失

正義曰細行而不失者謂大夫士出聘者也天子不遺小國之臣是不失也

樾謹按行字衍文也本作細而不失涉上句並行而不繆誤衍行字則文不可通矣正義以不遺小國之

臣解之是其所據本正作細而不失故以小國之臣解細字也乃其述經文亦作細行而不失疑後人據已誤之經文增益之非其舊矣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

注曰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

繼謹按故聖王所以順句於文似來足者而弗敝也句於上句亦似不相屬疑此經傳寫錯誤本云故聖

王所以順而非敝也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因鄭注先解山者二句乃曰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於是學者移而弗敝也四字置山者二句之下以合于鄭注不知鄭注統解經文非必順其前後也至鄭訓敝爲勞敝於義未合敝當讀爲彆詩采薇篇釋文引埤蒼曰彆弓末反戾也反戾謂之彆正與順字之義相反順而弗彆者順而弗戾也古無彆字故即以敝爲之字亦作㢸玉篇弓部㢸弊結弊計二切弓戾也㢸有弊計切一音即與敝音同矣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禮器）

注曰天地人之別體也　正義曰社稷山川爲天地之別體鬼神是人之別體各有軀體也

樾謹按正義所説非鄭意也鄭注當以天地人之別爲句體也爲句社稷山川地也鬼則人鬼也神則天神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其禮不同是乃天地人之別卽所謂體也孔氏誤以別體二字連讀故其説不可通矣

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注曰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　正義曰王肅禮作遽注云曾子以爲使六尸旅酬不三獻猶遽

而略

樾謹按王說是也蓋夏立尸最質殷坐尸則轉文矣周旅酬六尸則文彌甚曾子此言正見三代之禮日趨于文繼周而王者必有加而無已故曰周禮其猶遂與作豫者叚字耳鄭即以本義說之失曾子之旨矣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

注曰作起也敬非己情也所以下彼

樾謹按鄭解作字非也作當讀爲迮文選歎逝賦塗薄其而意迮注引聲類曰迮迫也非迮而致其情謂

非迫而致其情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今若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與此義同迮正字作叚字也故下文曰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正見君子不迮而致其情也

必先有事於頖宮

注曰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爲郊宮

樾謹按注文詩所謂頖宮也此頖字當作泮蓋諸經用字不同詩作泮宮禮皆作頖宮王制諸侯曰頖宮明堂位頖宮周學也字皆作頖不作泮鄭謂禮之頖宮即詩之泮宮故釋之曰詩所謂泮宮也若如今本

則以穎宮釋穎宮重複而不可通矣

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

注曰大明日也

樾謹按日生於東人所共見月生於西其理難言正義於此祇說上文爲朝夕必放於日月注曰日出東方月生西方正義曰日出自東方故於東方而朝之月初生出自西方故於西方而祀之此說殊有未安月初生之夕見于西方是其將入非其始出也豈得因此而謂月生西方乎月生西方蓋古渾天家說渾天家謂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黃

近來西人之說謂水地合一圓球四面居人其地度經緯正對者兩處之人以足版相抵而立梅氏文鼎天學疑問極言其可信然則日月出入亦無一定在此處爲入者在彼處正爲出矣日東月西聖人據理以斷之以爲日生於東從地上西行而入於地下月生於西從地下東行而出於地上此陰陽之正位亦升沈之定理吾所立之處如是部與吾上下相對之處亦如是學者不明乎此則月生於西之說終莫能明矣下文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鄭注曰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月出西方而東行也下出字於理

求圓纂月出東方吾之所見也月出西方吾之所不見也吾所不見不可以爲說當依經文作生字斯無語病矣據上注云日出東方月生西方疑此注亦然傳寫者誤耳祭義篇亦曰日出於東月生於西不言月出於西也張氏敦仁作鄭注考異據山井鼎說反欲改上注月生西方爲月出西方謬也

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

正義曰觀其人之發動所爲而知其人之有知若發而皆中則知有知若發而不中則知無知

樾謹按正義說非也知其人之知者知其人之志也

姍與志通緇衣篇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注曰志猶知也然則知亦猶志也言觀其人之發動即知其志意所在也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曰員乎心藏乎志荀子解蔽篇曰志也者藏也藏即古臧字觀其發而知其志訓以其所發知其所藏也孔氏讀爲智失其旨矣

五獻察

注曰察明也

樾謹按察當訓至書大傳云察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人事至然後察是察有至義淮南子原道篇高不

可際高注曰際至也祭與際通上文云一獻質三獻文盞三獻已爲文矣五獻則文之至也故曰祭也下文曰七獻神言七獻則又加重也爾雅釋詁曰神重也是其義也鄭訓祭爲明而於神字無注其意以爲曰祭曰神猶云神明之也然則何以爲五獻七獻之別乎

繡黼丹朱中衣 郊特牲

注曰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也 正義曰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共爲一物故以繡爲綃也

樾謹按繡黼二物丹朱亦二物言中衣之領或以繡爲之或以黼爲之中衣之緣或以丹爲之或以朱爲之是爲繡黼丹朱中衣非必一時並用也或繡或黼而謂之繡黼或丹或朱而謂之丹朱禮經自有此例儀禮士喪禮魚鱄鮒九言或鱄或鮒其數則九也若必鱄鮒並用而欲合其數爲九則孰四孰五何以無文乎少牢饋食禮司用丁己言或丁或己也士虞禮鼏用絺布言或絺或布也繡黼丹朱義亦猶是鄭必破繡爲綃殆猶未達乎此矣

鄉人裼

注曰禓强鬼也謂時儺索室敺疫逐强鬼也禓或爲獻或爲儺

樾謹按如鄭注則禓上必加逐字於文方明且他本有作獻者作儺者豈亦可訓爲强鬼乎是不可通矣禓者禳之叚字說文示部禳磔禳祀除癘殃也古者燧人氏禜子所造從示襄聲然則鄉人禳猶鄉人儺也禳者正字禓者叚字猶儺者正字獻者叚字也禓禳聲近隱三年穀梁傳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疏曰壤字爲穀梁音者皆爲傷徐邈亦作傷禳與壤竝從襄聲壤可讀爲傷故禳可

通作裼矣下文汁獻況于醆酒注曰獻讀當爲莎是獻與犧聲亦相近

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

注曰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

樾謹按誓社二字文不成義疑本作誓士故鄭注曰誓吏士以習軍旅也隸書士土二字無別士誤爲土學者見鄭注有祭社之文疑爲社之壞字因加示旁作社矣不知鄭注所謂遂田以祭社者以逆前經祭社之事故云爾非必本經有社字也又鄭君此注疑

亦未得經意此經自季春出火至祭則受福本自爲一節與上經初不相蒙上經自言祭社之事此經自言春蒐之事鄭必合而一之乃謂祭社是仲春之禮而以季春出火爲記者之誤記者所不受也據周官大司馬職蒐田亦在仲春而此云季春者說禮之家容有異聞四時之田所傳不一爾雅釋天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惟大司馬職及隱五年左傳文與此同桓四年穀梁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雖具而其名不同至公羊傳云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則無獮名周語云蒐於農隙獮

於既烝狩於畢時又無苗名名且無定發見四仲之月不可移至四季之月乎春秋書蒐狩初無常時此經云季春出火爲焚也是亦一說也何必彼是而此非乎

掃地而祭於其質也

樾謹按鄭注不釋質字盜郎以爲文質之質若然當云貴其質也文義方明乃曰於其質也義不可通矣廣雅釋言曰質地也儀禮鄉射禮記鄭注曰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是古謂地爲質郊本祭天乃掃地而祭者以天體空虛而地則實有形質故就其有形質

之處而祭之所謂於其質也下文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蓋於其質而祭之故既取象于天亦兼取象于地矣

八蜡以記四方

注曰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

樾謹按八蜡之祀諸說不同當從陳祥道說去昆蟲而增百種江氏愼鄉黨圖考謂經文明言祭百種何得遺之其說是也惟舊說皆數貓虎則恐不然貓虎者就禽獸之中偶舉其一以明蜡祭所以必及禽獸

之故非所祭專在貓虎也周官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贏物三變而致鱗物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然則禽獸之所包者廣矣豈獨貓虎乎經文云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明以禽獸與農及郵表畷竝列然則禽獸爲八蜡之一明矣當去貓虎而數禽獸庶爲得之貓虎者特獸中之二物耳王肅又分貓虎爲二何其所見之陋乎

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

正義曰貴其聲和之義

埏謎按經文先云貴其義也乃申說之曰聲和而後斷也若如正義之說則但云貴其聲和而後斷足矣何必先有此句乎義當爲善聲和而後斷正直指其善之所在也緇衣篇章義癉惡釋文曰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是義與善同意今各本皆作章善癉惡乃後人以意改之唐石經初刻作善後改作義葢知義是而善非也此經義字則因後人不得其解而轉存其舊耳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

注曰此謂太古之禮器也　正義曰共牢之時俎以

外其器但用陶匏而已此乃貴尚古之禮自然也
樾謹按正義以尚為貴尚然為自然則文不成義矣
尚當讀為上古字通用老子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河上公注曰其禮無上故言上禮是上禮與上德上
仁上義一律皆無上之美名也大古之禮無以尚之
是謂上禮上禮然也言太古之禮則然也鄭注太古
字正解尚字正義未達其旨

德清俞樾

禮記三

不嘯不指 內則

注曰嘯讀爲叱叱嫌有隱使也

樾謹按鄭意蓋以此二事皆爲嫌有隱使嘯者以聲使人也指者以手使人也皆口不明言而微示以意是爲隱使嘯猶嗾也說文口部嗾使犬聲從口族聲春秋傳曰公嗾夫獒嘯與嗾古音相近不嘯猶言不嗾矣鄭不讀爲嗾而讀爲叱其聲既遠義又非也於

是并嫌有隱使之旨而亦晦矣

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

注曰由自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繇於也繇卽由字釋水篇釋文曰繇古由字是也故詩抑篇無易由言鄭箋曰由於也卽本釋詁文此經兩由字亦當訓於謂於衣服飲食於執事皆毋敢視父母所愛也注訓爲自失之

不友無禮於介婦

注曰衆婦無禮冢婦不友之也善兄弟曰友娣姒猶兄弟也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云不友無禮之介婦於文方明今云不友無禮於介婦則注義不可通矣友當讀為有論語學而篇有朋自遠方來釋文曰有本作友盍友有同聲義亦相通荀子大略篇友者所以相有也楊注曰友與有同義是也不友即不有乃戒之之辭猶云無有也不曰無有無禮而曰不有無禮者避不辭也使今人為之必曰無有不禮於介婦而其旨顯然矣古人詞拙學者不能讀通又不知友之當讀為有於是經意緐晦矣下文於介婦曰毋敢敵耦於冢婦此於冢婦曰不有無禮於介婦意旣相當詞亦相

儷可以悟其旨矣

鶉羹鷄羹鴽

注曰鴽在羹下烝之不羹也　釋文出鶉鷄羹云本又作鶉羹雞羹

樾謹按此當從釋文作鶉雞羹蓋經文止一羹字鶉雞二字在羹字之上鴽一字在羹字之下故鄭云鴽在羹下也若如今本鶉下雞下竝有羹字惟鴽下無有則鄭當云鴽不言羹者烝之不羹也不當云鴽在羹下矣正義曰鶉羹雞羹者謂用鶉用雞爲羹鶉下羹字亦是衍文盖孔氏所據本作鶉雞羹恐人疑二

物合而爲羹故必釋之曰鶉雞羹者用鶉用雞爲羹
也若作鶉羹雞羹則其義已了不煩更釋矣故知正
義所據本與陸氏同古本固如此也自唐石經誤從
或本作鶉羹而各本從之當訂正下文云魴鱮烝雛
燒雉正義曰魴鱮烝者魴鱮二魚皆烝孰之雛燒者
雛是鳥之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若今之臛也雉
者文在烝燒之下或燒或烝或可爲羹其用無定故
直云雉然則此文并言鶉雞羹者猶下文并言魴鱮
烝也此文單言鶉者猶下文單言雉也益知上一羹
字之爲衍文矣

夫不在斂枕篋簟席

樾謹按此當作篋枕枕斂簟席傳寫誤倒其文也上文言事父母舅姑之禮云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正義曰斂席與簟者斂此所臥在下大席與上襯身之簟又縣其所臥之衾以篋貯所臥之枕也據此則簟席當言斂枕當言篋此誤明矣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

注曰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

正義曰王肅杜預並以爲接待夫人以太牢鄭必讀爲捷爲補虛強氣者以婦人初產必因病虛羸當產

三月之內必未能以禮相接應待負子之後今在前爲之故知補虛强氣宜速故也

樾謹按此卽所謂接子也下文云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太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國君世子太牢然則此云接以太牢正謂此矣子初生未能食食而以太牢之禮接待之者重其事也說者必就夫人爲解誤矣

宰辯告諸男名

正義曰此舉諸男與其卑者卑者尙告則告諸父可知

樾謹按上云辯告諸婦諸母名則此當云辯告諸子

諸父名乃曰辯告諸男名者諸男之中固包諸子諸父而言諸子諸父皆男子也故曰諸男也正義誤以諸男為諸子因謂舉其卑者失之甚也

四十始仕方物

注曰方猶常也物猶事也　正義曰言年壯仕宦行其常事

樾謹按以方物為常事則必從正義之說增出行字於義始明殆非經旨矣國語楚語不可方物韋昭注曰方別也然則方物者辯別其事也惟能辯別其事故能出謀發慮也周易同人象傳曰君子以類族辨

物方物與辨物物義同

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 玉藻

注曰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

犆讀披如注義則但曰大夫士齊車朝車鹿幦豹犆豈不簡而易明乃必分別言之而其義轉因之不顯古人無此文法也疑大夫齊車四字當進上爲義其文曰君羔幦虎犆句大夫齊車句言人君羔幦虎犆之車大夫以爲齊車也又曰鹿幦豹犆句朝車句言人君鹿幦豹犆之車大夫以爲朝車也鹿幦上亦當有君字朝車上亦當有大夫字蒙上文而省耳士齊

車鹿幦豹犆則白爲句明士之齊車得與大夫朝車同也但士之朝車禮文不具無以言之耳

連用湯

注曰連猶釋也

樾謹按連之訓釋未聞其義連當讀爲䜌說文斗部䜌抒滿也手部抒挹也抒之義爲挹䜌之義亦爲挹䜌用湯者謂履蒯席之上更挹之以湯而去足垢也䜌從䜌聲與連聲相近周易小畜九五有孚攣如釋文引馬注曰攣連也方言凡人嘼乳而雙産秦晉之閒謂之僆子自關而東趙魏之閒謂之孿生然則䜌

之爲連猶攣之爲連攣之爲健矣

史進象笏

正義曰熊氏云按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有象字者誤也熊氏又解與明山賓同云有地大夫故用象

樾謹按此蓋謂守外邑之大夫也呂氏春秋離俗篇遇高唐之孤叔無孫注曰高唐齊邑也孤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夫也是古者守外邑大夫得有孤稱其尊可知矣儀禮言侯國之禮而有諸公鄭注以大國之孤釋之又以孤止一人不得言諸乃爲之說曰容牧有三監不知守外邑大夫亦有孤稱

卽亦有公稱儀禮所謂諸公或包此而言歟笏之用
象正以遠君而得申若從熊氏以爲有地大夫則大
夫之有采地者多矣豈得皆用象笏乎上文云將適
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此正守邑大夫有事於國自其
館舍而適公朝故敬愼如此若是在廷之臣則朝夕
趨公自其常事使必行此禮則是無日不齊戒無夕
不居外寢矣有是理乎
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正義曰煇光儀也
樾謹按以煇如爲形容君子之光儀意似可通然下

文又曰登車則有光矣何其詞之複乎燁如者以其時而言燁之言光也人臣辨色而入其出而指私朝天尚未明若有光若無光故曰燁如也今登車則已辨色矣故曰則有光矣言東方旣明也蓋適公所者以此爲節自來不得其解遂謂此二句皆美其有光儀記人何爲而作此誤詞乎

縰齊倍要

注曰縰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縰或爲逢或爲豐

樾謹按豐本字逢與縰均叚字也淮南子天文篇五

豰豐𣅀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豐逢古通用豐大也故逢亦大也儒行篇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倞注曰逢大也凡訓逢爲大者即讀逢爲豐也逢者豐之叚字縫者又逢之叚字縫齊倍要謂大其下齊使倍要中也深衣篇要縫半下謂要之大半其下齊也鄭氏以本字讀之而訓爲紩未得其旨

大夫元華

注曰華黃色也

樾謹按華之訓黃未詳其義晉羊舌赤字伯華孔子

弟子公西赤字子華古人名字相配然則華非黃色乃赤色也郭璞注穆天子傳曰華騮色如華而赤今名馬標赤者爲棗騮此古人謂赤爲華之證鄭因其與元對文定爲黃色殆失之矣

君命屈狄

注曰君女君也　正義曰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故以爲君謂女君是子男之妻受后之命或可女君謂后也命子男妻故云君命

樾謹按正義兩一說謂女君受命後一說謂受女君

之命皆由說也由鄭注誤以此爲子男之夫人故失其解耳君命屈狄當承上文王后褘衣夫人揄狄而言蓋謂世婦也下文云唯世婦命於奠繭此經不直云世婦屈狄而云君命屈狄者若言世婦屈狄則是世婦皆得服之矣故必曰君命屈狄乃見因奠繭而君命之始得服也又據下文鄭注曰凡世婦已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正義曰言以下則女御亦然經唯云世婦舉其貴者若然因獻繭而命者不止世婦經不言世婦而言君命見惟王后夫人自有命服此外自世婦以下君有所命則皆屈狄也君命屈

狄本與上文王后褘衣夫人揄狄相承傳寫錯亂其義遂不顯鄭雖訂正其文未能悉得其義也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

注曰恭也　正義曰謂其懷核不置於地也

樾謹按經言弗致于核非言核不可置於地也致之言極也食棗桃李必極於核而後已則近於貪味矣故弗致也下文曰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正義曰謂手所持者棄之不食是亦不貪味之意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

注曰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之行迹也

樾謹按尸在廟中則全乎君是尸之尊與君同君行

接武尸行亦接武故曰君與尸行接武非謂君與尸

行之時如此也大夫繼武道以大夫言士中武道以

士言亦非謂大夫士與尸行之時如此也鄭說未得

立容德

注曰如有予也　正義曰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

物與已已受得之形也賀云德有所施與之名也立

時身形小俯嚮前如授物與人時也

樾謹按鄭注本非經旨正義二說皆曲說也德當讀

爲植䙡從直聲古德字作悳則亦從直聲故字得通

用立容德者立容植也定十年左傳曰步左右皆至

而立如植是其義也說文植或作櫃故古音即讀如

置釋文曰德徐音置斯或近之矣

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明堂位

正義曰皇氏云在北門外之東今按經云東上則宜

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

樾謹按東上乃西上之誤上文云八蠻之國南門之

外北面東上下文云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夫北面者東上則南面者西上可知矣今作東上者

即涉下句應門之外北面東上而誤也正義於九夷

八蠻六戎引皇氏云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然則皇氏於此必曰在北門外之東故西上與上三句一律乃經文誤作東上則學者必改皇疏以從之於是其說不可通孔氏遂抄易其辭而西上之文不可復見無從據以訂正矣然使經文果如今本作北面東上則皇氏必當別爲之說安得與上文一律而論頗孔氏之訂正乎即此言之經文之誤自見不必更求左證矣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注曰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

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卽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

樾謹按此文當從周書明堂篇作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傳寫錯亂而四塞世告至五字誤移在北面東上之下則如此等國其位安在乎鄭氏不能訂正而從爲之辭疏矣又按此采字乃采之誤字說文采部采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

又曰番獸足謂之番從釆田象其掌艸部蕃艸茂也從艸番聲又曰藩屏也從艸潘聲是蕃國之蕃本當作藩其作蕃者叚字也此經作釆者蕃省作番又省作釆也是故九釆卽九蕃也卽所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也字誤作采失其義矣

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注曰資或爲飲

樾謹按莊子則陽篇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注曰飲被也天下飲禮樂焉言其禮樂被於天下也鄭云資或爲飲而不言其誤蓋義固可通考文引古本作資

或爲諮此乃以意改之阮氏校勘記知古本不可信而謂飲必誤字則非也凡或作之字自有聲義俱遠者何妨貧或爲飲乎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喪服小記

注曰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己已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爲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也　正義曰王云以爲計已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亾之前而已生則稅之

也又謂諸父爲諸父之昆弟也劉知蔡謨等解生義
與王同而以弟爲衍字庾氏以爲已謂死者爲昆則
謂已爲弟已不能稅昆則昆亦不能稅已昆弟尙不
能相稅則餘疏者不稅可知也此等竝非鄭義
樾謹按經文云生不及不云生不見則鄭義非而王
義是也且以理言之父在他邦娶妻生子而其祖尙
在則不可謂無孫卽不可以無服徒以他邦阻隔囚
問不通歲月雖久名義故在若孫可以不稅祖則子
亦可以不稅父矣此鄭義之未盡善也若祖沒之時
已尙未生則本無所謂孫安有所謂服故父稅服而

已不稅推之諸父諸昆亦然此情理之允協者也下說洵長於鄭矣惟經文有弟字義似可疑已生之年所不及者何得有弟王氏以為諸父之昆弟則諸父二字足以包之何必曰諸父昆弟乎劉蔡以弟為衍字庾氏又曲為之說義皆未安今按昆弟者連類而及之也昆弟猶稱人所恆言故因昆而并及弟猶禮記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正義謂因父而連言母也古書如此者往往有之文王世子篇養老幼於東序因老而并及幼非謂養老兼養幼也玉藻篇大夫不得造車馬因車而并及馬非謂造車兼造馬也此

經昆弟亦若是矣

又按鄭解稅字之義亦非也稅之言遂也詩碩人篇說于農郊箋曰說當作襚郎其例也遂之言終也成也言始時不服故終成之也檀弓篇小功不稅注但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疑此注云云乃爲鄭學者增入之不然何不解於前而解於後乎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注曰多陳之謂賓客之䞇器也以多爲榮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以節爲禮

樾謹按經但言陳器之道不別言其爲賓客爲主人然則鄭義非也此蓋明兩可之道孔子之論明器也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蓋死生之際有難言者明器之作其意微矣是故陳器之道亦視乎此多陳之而省納之此其爲道近乎知省陳之而盡納之此其爲道近乎仁兩曰可也見其無不可也若從鄭注必別而言之於文方明且如下文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兩事相反必別而言之使但謂奔喪之道如是可也如彼

可也則安知上何爲兄弟之喪下何爲所知之喪乎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注曰妻爲大夫夫爲大夫時卒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　正義曰若其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其妻今夫死祔於其妻故知是無廟者

樾謹按祔必以其昭穆夫死無祔於其妻之理注義非也祔於其妻者謂行祔祭之禮於其妻也自妻始死以至于祔容有士爲大夫大夫爲士之事故禮家

紀其變如此不易牲者仍以大夫牲也蓋自小斂大斂之奠未用大夫牲至此仍不易之則其爲大夫牲可知矣若是改用士牲則當言易牲不當言不易牲也且如鄭義則下文所謂以大夫牲者亦是不易牲耳何必變其文乎蓋妻卒而夫升爲大夫則以大夫牲祔祭其妻固其宜也若妻卒而夫黜爲士是宜以士牲祔祭其妻乃不易之者以其旣死優假之也鄭不解祔於其妻之義故并不易牲之義而失之

所且先者五 大傳

注曰且先言未遑餘事 正義曰謂聖人即位未遑

餘事所且欲先行者而有所種之事也

樾謹按且疑宜字之誤宜俗作宜因誤為且詩假樂篇宜君宜王釋文曰且本作宜即其例也所宜先者文義甚明若云所且先者則迂曲甚矣

九曰存愛

注曰存察也察有仁愛者

樾謹按有仁愛者不得但謂之愛且察有仁愛者上文三曰舉賢已足包之矣豈賢者無仁愛之心乎鄭注非也愛當讀為薆說文竹部薆蔽不見也字亦作薆爾雅釋言薆隱也又或即以愛為之詩烝民篇愛

莫助之毛傳曰愛隱也存愛謂存察隱逸之士蓋賢者宜舉能者宜使隱逸之士則宜存察若果是賢者能者亦宜舉而使之也故文次舉賢使能之後也

財用足故百志成

注曰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

樾謹按志當讀爲職百志卽百職也財用足則百事皆舉故百職成也訓爲人之志意失之矣志與職古通用說詳儀乃公西赤爲志焉下

親者兄弟不以襚進 少儀

注曰不執將命也以卽陳而已 正義曰此明親者

相襚之法進謂執之將命也若非親者相襚則擯者傳辭將進以爲禮節若有親者相襚但道將進卽陳之不須執以將命也

繼謹按親疏相襚但有傳辭不傳辭之別其必將之以進則一也乃經云不以襚進是道不以進矣而於傳辭不傳辭仍無文以見之記者之文何其拙乎蓋由學者失其讀也此當於不字斷句不讀爲否鄭注曰不執將命也此解否字也又曰以卽陳而已此解以襚進三字也蓋此文承上文爲義庶致襚於君則因致廢衣於賈人敵者則襚否親者兄弟則不然直

以襚進而已故曰親者兄弟不句以襚進句正義讀
不以襚進爲句失之矣
性之直者則行之矣
注曰行之有跪者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
不敢以長臨之　正義曰性謂天性言尊者天性直
自如此短小
樾謹按直無短義正義以爲直自如此短小然則直
自如此長大義亦可通安見其必爲短小乎以此說
經宜後儒之不信矣今按性之直者當就授受者言
不就尊者言方與則有之矣文義相貫直訓爲長凡

物曲則必短直則必長故直有長義性與生古通用樂記篇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注曰性之言生也是其證也性之直者猶言生之長者鄭謂不敢以長臨之正得其義但於性之直者末得其解耳昭元年左傳其生不殖杜注曰殖長也殖從直聲直爲長大之長故殖爲滋長之長其聲義並通也

不擺馬

注曰擺去也謂徹也已徹馬嫌勝故專之　正義曰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三馬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二馬之朋

徹取一馬者足以為三馬以成勝也今若卑者劣雖得二馬亦不敢徹尊者馬足成已勝也

越謹按正義所說非注意也鄭所謂徹者謂徹去之孔所謂徹者謂徹取之去取一義燦絕矣詳鄭君之意蓋謂投壺禮卑當請命於尊者然後撤馬不得自已擅撤嫌若已勝故得專其事也而正義乃以一馬從二馬說之非注意矣然注意亦非經意今按不擢馬者不立馬也投壺之禮本投司射執算請數命酌曰請行觴正爵既行請立馬一馬從二馬以慶此賓主投壺之常禮若侍投於長者而卑幼者勝則雖亦

洗而以請然不敢因長者受罰而謂己當受慶故無慶多馬之禮則亦無肅立馬矣所以不擢馬也文選西京賦徑百常而莖擢薛綜注曰擢獨出貌吳都賦擢本千尋劉淵林注曰擢本高聳貌其義皆與立相近故立馬謂之擢馬矣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

注曰服車所乘車也車有新舊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齒者年數也車之新舊本無年數之可分無由而齒之服車當在下文乘馬之下弗賈之上

樾謹按王說非也車閑不當以𠦒言因馬而并稱之則亦得言𠦒要二年左傳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然則此文亦是從一而省不得因此而疑其有誤也

笯籥

注曰笯笙也籥如笛三孔

樾謹按龢笯之笯與羽籥之籥二者不倫何得竝舉

疑注義非也筴乃簡策之策顏氏家訓書證篇曰簡策字竹下施朿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爲夾者曲禮先生書策琴瑟在前釋文作筴同本又作筞是禮記策字固有作筴者矣篇者說文竹部曰書僮竹笘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引纂文曰關西以書篇爲書籥然則筴與籥正同類之物矣若謂上文已有書此不當復有筴籥則枕之與穎亦同物也有枕復有穎何妨有書復有筴籥乎就其已書者言之則爲書就其未書者言之則爲筴爲籥固不嫌於竝列矣

凡賸告於君子

檖謹按子字衍文也涉上文致賸於君子而衍當作凡賸告於君故下文云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周官大祝疏曰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然則非賸告於君無所用其稽首也郊特牲篇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家臣且然則士于大夫更可知矣故知此爲賸告於君之禮

發慮憲 學記

注曰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

樾謹按發慮憲與求善良一律善良二字同義慮憲二字亦同義爾雅釋詁慮思也而原憲字子思則憲亦思也學者止知憲之爲法莫知憲之爲思故不得其解矣

不學襍服不能安禮

注曰襍服冕服皮弁之屬襍或作雅

樾謹按冕服皮弁之屬不可謂之襍服故有作雅之本然鄭君但云或作則非古本也且冕服皮弁之屬在今人視爲絕學誠當講求在古人則所習見習聞也有何可學乎此服字止當從爾雅釋詁服事也之

訓襍服者襍事也洒掃應對無一非禮故必學襍事然後能安禮馴而至於動容周旋中禮不難矣曲禮少儀諸篇所載皆其事也

或失則易

注曰失於易謂好問不識者　正義曰至道深遠非凡淺所識而人不之思求唯好汎濫外問是失在輕易於妙道

樾謹按或失則多或失則寡相對成義或失則易或失則止亦必相對成義讀爲輕易之易則與止字不對矣易當讀爲變易之易或失則易者謂見異而遷

此事未竟又爲彼事也或失則止者謂畫地自限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此兩者之失事正相反鄭注未得其解故正義遂失其讀矣

有遺音者矣樂記

注曰遺猶餘也　正義曰樂聲雖質人貴之不忘矣食味雖惡人念之不息矣是有遺音遺味矣熊氏云聲有五聲但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未歎是有遺音非其辭也

樾謹按皇氏之說雖拘然其解遺字則實得鄭意葢注所謂遺猶餘也者非美其音之有餘味之有餘也

天下之音不盡於此是謂有餘音天下之味不盡於此是謂有餘味上文曰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兩言有遺正見不極音不致味之義史記樂書集解引王肅注曰未盡音之極正與皇氏之說同蓋古說固如此也孔氏誤會餘字之義而鄭義晦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樾謹按說文心部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然則欲屬情不屬性古言情欲不言性欲性之欲也義不可通據史記樂書作性之頌也疑古

本禮記如此徐廣曰頌音容當從之頌即容之叚字
月令篇有不戒其容止者注曰容止猶動靜也以動
訓容以靜訓止是容有動義孟子盡心篇動容周旋
中禮者動容連文其義一也說文手部搈動搈也韓
子揚推篇曰動之溶之容與搈溶竝通感於物而動
性之容也上句言動下句言容文義相應蓋動容本
古人常語耳且此兩句以動容爲韻上兩句以靜性
爲韻皆有韻之文容作頌者古字通也周官鄉大夫
職四曰和容司農注曰容與頌同是其證也學者不
得其義而改頌爲欲失其義兼失其韻矣下文曰人

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夫性者天之性也若欲爲性之欲則是天欲而非人欲矣安得云窮人欲乎

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

注曰著之言處也　正義曰著與居相對故注以著爲處也

樾謹按下文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即承此文而言鄭解兩著字同者猶明白也然則樂著太始亦當爲著明之義鄭必别爲之解者由未解下句居字故也古人之辭凡辨别其事謂之處文十八年左

傳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呂氏春秋有始覽篇察其情處其形淮南子兵略篇相地形處次舍皆其證也因而亦謂之居周易未濟象傳曰君子以愼辨物居方居方與辨物相對居猶辨也樂著大始禮居成物謂樂所以著明太始禮所以辨別成物鄭未得居字之義故并著字之義而失之矣

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

注曰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

樾謹按鄭訓感爲動而加使失其所四字增成其義失之迂矣感當爲㦸說文戈部㦸絕也讀若咸古書

即以咸爲之借書君奭篇咸劉厥敵周書世俘篇漢書律厤志引武成篇竝云咸劉商王紂咸皆㦰之段字也感與咸通昭二十一年左傳窕則不咸釋文曰咸本又作感是也此文段感爲㦰亦猶他書段咸爲㦰㦰條暢之氣者絶條暢之氣也正與滅平和之德文義一律說者不達段借之旨過咸字則訓爲皆過感字則訓爲動而其義不可通矣

六成復綴以崇

注曰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

樾謹按毛詩蝃蝀篇崇朝其雨傳曰崇終也是崇與

終聲近義通故古字通用尚書君奭篇其終出于不祥釋文曰終馬本作崇是其證也以崇猶言以終上文曰且夫武始而北出此云六成復綴以崇正以始終對言鄭訓爲充未得其義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注曰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

樾謹按武王左右自不乏人何必箕子之是使脫故主之幽囚而効新君之奔走稍有人心者所不爲而謂箕子爲之乎鄭注非也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鄧

就箕子言蓋釋其因而使之復位也商容猶言商禮
禮以容儀為主故行禮之臺謂之容臺至漢世而徐
氏之容與制氏之聲並傳然則以容言禮猶以聲言
樂也武王優崇箕子不奪其志俾得仍用殷禮故曰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自鄭失其解而
陸德明復引孔安國說以商容為殷之賢人於是異
說滋多而經義益晦矣

使其文足論而不息

注曰文篇辭也息猶銷也

樾謹按此息字乃孳息之息非滅息之息荀子大略

篇有國之君不息牛羊揚倞注曰息繁育也漢書五行志不能則災息而禍生師古注息謂蕃滋也是其義也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者謂足可談論義理而不至於太繁方與上句使其聲足樂而不流兩句一律樂則易至於放蕩故以不流為貴論則易至于蕃滋故以不息為貴正義解上句曰使人愛樂不至流逸放蕩也解此句曰足可談論義理而不息止也兩句意義不一律是知鄭注之非矣

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注曰保猶安也知知也　正義曰故有勇有義之人不

是歌聲辨之誰能知其有勇有義言觀其所宜之歌

宜歌商者知其有勇宜歌齊者知其有義

樾謹按保字無訓知者鄭注知字必和字之誤和猶合也言有勇者非歌商不足以合之有義者非歌齊不足以合之也保之訓安本爾雅訓而施之于此義尙未足故鄭加和字以明之孔氏所據本和誤作知因曲爲之說失之矣

纍纍乎端如貫珠

正義曰言聲之狀纍纍乎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於珠

樾謹按正義以端爲端正之端則與纍纍如貫珠之義不合矣端當讀爲轉言其旋轉如貫珠端從耑聲轉從專聲兩音相近說文言部諯從言耑聲讀若專卽其例也又卮部有䏠𦛗二篆竝訓小卮疑亦一字或從專聲或從耑聲許君誤分之耳襍記篇載以輲車注曰輲或爲槫然則轉之通作端亦猶是矣

使某實 襍記

注曰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

樾謹按實當爲致使某實者猶云使某致也昭七年左傳曰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是其例矣又宣二

年傳致果爲毅杜注曰致謂達之于敵是致有達義故史記索隱曰叔齊名致字公達然則使某致即使某達也致至同聲古亦通用然讀實爲至其義不顯不如改讀爲致矣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

注曰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也

樾謹按經文止曰士練而歸鄭何知此士爲邑宰而非朝廷之士乎誠如鄭意朝廷之士次於公館者何時得歸其終喪乎抑不終喪乎經亦宜有明文何以

但曰士次於公館乎反覆求之義不可通疑下士字爲衍文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以久暫言也大夫恩重故久士恩輕故暫也又出次於公館四字者蓋與下經爲目當連下文讀之其文曰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蓋同在公館而有廬與堊室之別大夫恩重故居廬士恩輕故居堊室此又以精粗言也鄭注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是則增益經文尤爲臆說其注周官宮正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即引此經爲說而不云朝廷之士亦居廬然則此注之未妥鄭固知之

矣徒以經文衍一士字鄭不能訂正故有此曲說耳

庾氏熊氏又從而爲之辭徒滋紛紜今皆不取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注曰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也　正義曰案喪服云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已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爲婦杖若父沒母在不爲適婦之主所以母在不杖者以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父沒母存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文連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樾謹按經言父母在則自爲父母俱在者而言所以

不杖者雖因父爲喪主之故然父母尊同故亦得竝言之若母沒而父在其禮亦然經無文者從可知也至父沒母在則已爲喪主與父在不同故下文曰母在不稽顙明父沒母在得爲妻杖也夫父沒母在旣於下文别而言之則此文專爲父母俱在者而言明矣學者必推論及于父沒母存於是其說始不可通正義所載范宣子之說以父在爲存在之在母在爲在側之在豈非治絲而棼之乎

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

正義曰君在阼者謂主國之君待之在阼階之上不

降階而迎也

樾謹按夫人自側階升堂而君顧於阼階之上待之不相値矣蓋所謂阼者非阼階也內則篇夫人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阼非阼階於斯可見郊特牲篇適子冠於阼注曰東序少北近主位也然則君在阼者謂君在東序也蓋主位在是故主國之君於此待之也喪大記篇祝先升阼階負墉南面立君卽位于阼夫曰祝先升則君亦升明矣旣升自阼階又卽位于阼則阼之非阼階又明矣所謂阼者蓋亦謂東序而正義云卽位于阼階由不知阼與阼階之別故於經文

所謂阼者往往失之冠義篇鄭注曰阼謂主人之北也蓋冠時主人位於序端而冠者在東序少北故曰在主人之北正義謂適子冠於阼階則是在主人之南矣不日與注文大相剌謬乎說詳見士冠禮

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注曰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　正義曰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者解經百日之蜡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其久也云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

君之恩澤者解經一日之澤言一日之中由人君之
恩澤
樾謹按鄭注說百日之蜡其義未明若如正義所解
則經文當言百日而有此蜡不得但曰百日之蜡也
且百日一日相對之蜡之澤亦必相對所謂恩澤者
即在蜡祭之時安得以蜡與澤爲對文乎今按蜡當
作昔據說文昔與腊同字周官腊人注曰腊小物全
乾釋名釋飲食曰腊乾昔也是昔有乾義故與澤爲
對文昔之言乾昔也澤之言潤澤也考工記弓人曰
㹀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亦以昔對澤言

是其證也百日之昔一日之昔言以百日之乾昔而
始獲一日之潤澤也僖二十六年左傳公使展喜犒
師正義引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其義與此
相近後人不達昔字之義又因此節是論蜡事而加
虫旁作蜡於是其義遂晦矣

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

注曰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

樾謹按經言可人也而注以爲此人可也非經旨矣

方言曰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閒謂之人兮然則可
人者可憐哀也言其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甚可憐

哀也字亦通作仁成十六年公羊傳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何休注曰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是可證明此經人字之義

士之妻皆死于寢喪大記

正義曰士之妻皆死于寢者亦各死其正室也夫妻俱然故云皆也　阮氏校勘記曰士之妻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作士士之妻段玉裁校本曰唐石經是也各本脫一士字

樾謹按士士之妻甚爲不辭若云士與妻皆死于寢

豈不簡而易明乃必複沓其文曰士之妻乎且經文所謂皆死于寢者非夫妻俱然之謂也上文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亦是夫妻俱然而不言皆然則此言皆者非謂夫妻俱然矣士之妻皆死于寢别于內子之有死于寢有不死于寢也上文曰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是卿之妻未命者不得死于寢而士之妻則無論命與未命皆死於寢所以然者大夫尊故必辨别之士卑故從同也禮固有益之而損者此類是也說者誤以皆死于寢謂夫妻俱然遂有於士之妻上更加士字者而唐石

經從之實於經義不合不足據也

君設大盤造冰焉

注曰造猶內也　正義曰造是造詣凡造詣者必入於內故云造猶內也

樾謹按鄭意葢讀造爲窖說文穴部窖地藏也窖之義爲藏故鄭云猶內也內卽納字而正義謂造詣者必入於內繆矣

君之喪大胥是斂

注曰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

樾謹按胥與祝字形絕遠無由致誤乃聲之誤也祝

聲轉而爲詛義亦相通後漢書賈逵傳注曰祝詛也

是其證也詛與胥則聲近而易溷矣此大祝所以誤

爲大胥也注但言字誤學者莫得其致誤之由則或

且議鄭君之輕于改字矣

君大夫鬠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注曰綠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

據鄭注棺內四隅直謂之角可矣不必言角中也角

中之文甚爲不辭鄭讀非也此綠字當從段氏玉裁

說讀爲綈說文糸部綈棺中縑裏也上文曰君裏棺

用朱綠大夫裏棺用元綠士不綠段氏說文解字注

謂三緣字皆褖字之誤今按此緣字與上文三緣字文義相應若大夫皆有緣故得實於緣中士不緣則無緣中故埋之也然則此緣字亦當讀爲褖矣緣中者褖中也據說文褖讀若雕雕從周聲而此緣字鄭云或爲蒭疑古本禮記四緣字皆作蒭褖之與蒭猶雕之與鐫皆一聲之轉也因上文與朱元連文故聲譌爲緣惟此經尚有作蒭者而鄭又不之從於是其義益晦矣段君因治說文遂克訂正其誤惜未能推及此緣字且未明其致誤之由恐學者疑惑故具說之如此

振容

正義曰振動也容飾也

櫖謹按容之言容隱也爾雅釋宮容謂之防郭注曰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荀子正論篇曰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楊倞引爾雅及郭注而申之曰言施此容於戶牖閒負之而坐也是容與依同類人君所居必設之故飾棺亦有容也正義但以容飾說之未得其義

君褁椁虞筐大夫不褁椁士不虞筐

注曰褁椁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

孔氏廣森禮學卮言曰周官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匰筐也禮喪主於虞吉主於練大夫以上虞而作主於是有筐以盛之士無主故不虞筐矣

樾謹按虞筐與裹桴連文孔氏乃以爲是虞主之筐非不類矣筐當爲匡古字同也匡之言匡當也鄭注解上文黼翣黻翣畫翣曰漢禮翣以木爲筐正義曰謂以木爲翣之筐若門戶四面筐也然則裹桴虞筐亦謂桴四面之筐矣虞之言安也據上文棺桴之閒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是君大夫棺桴之閒相距甚寬故君裹桴虞筐言旣爲之裹而其四面匡當又

必有以承藉之使梢在稃中得安也學者不知篚匪

之同字故莫得其解耳

羣經平議卷二十一